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十四

江上蹇叟

大沽前後之役

咸豐八年春英法彌俄四國在粵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至江蘇投遞書信郎求江蘇制撫轉寄都中相臣尋准照覆令其分別前往粵東及黑龍江聽候欽使查辦語詳前卷中時四國人等已至滬中而英公使額羅金及水師提督竝法郎西兵船先後踵至阻之不可遂駛駕火輪兵船由海道徑窺天津三月四國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請轉達都中相臣直督據以

奏聞奉
旨命戶部侍郎宗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
驛赴天津與直隸總督譚廷襄商辦夷務天津直沽河去
海口二百里一日大沽港設有炮臺爲天津門戶港之外
有沙洪一道凡海船進者必過沙始得入口船至此輒淺
擱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制使先遣大沽武弁駕當
地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夷人數以杉板及小火輪
船探水游奕制使以方議款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
洋艘漸熟又以千里鏡遠窺礮臺具悉虛實夏四月彌俄
請款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國同駕小火

輪船及杉板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官兵開炮相持不克前路炮臺陷守臺之游擊以下死者八人時副都統富勒登太扎營北岸守後路之炮臺猝聞前軍失利兵勇驚潰所有京營炮位全行遺失亦相繼陷焉

上聞震怒爰逮天津鎮總兵達年大沽協副將德奎等入

都革職拏問直隸提督張殿先亦論劾褫職奉

旨授託明阿爲直隸提督尋

須給欽差大臣關防着僧王格林沁馳赴督兵赴天津京師戒嚴五城皆設團防局惠親王主之英人挾兵要撫既踞炮臺旋欲修好而花俄二國居其間仍以款議請當宗

烏二侍之至津也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

蓋英制凡統兵將帥率以五等爵充公使畀以全權官銜

示將在外不受中制之義。又見白門議欵五口通商皆以

相臣總其事。于是欽使制使先後通欵。槪辭不見惟花俄

二國與爲往來而已。旣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上諭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馳驛赴天津

查辦事件。欽此。

維時惠親王綿愉宗室尚書端華大學士彭蘊章等聯銜

保奏。已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棄瑕錄用以觀後效。

上召之入見。卽日

賞給侍郎銜飭即馳赴天津時直隸總督已行文照會花
俄二國使臣同至天津商辦一切是月二十六日夷使至
津與桂相花尚書相見定撫議也耆相以二十九日抵津
往拜英使不見傳言英人與耆相有隙桂相聞之懼撫事
之中阻也乃奏請召回耆英以順夷情
上不悅耆相自天津回行抵通州奉
廷寄飭令仍留天津自行酌辦耆相不即折回徑由通州
入都旋寄信僧邸告以初五日可抵軍營時惠王方自僧
營歸途次接據僧邸專差送到耆英信函大驚乃携至巡
防處與宗室大臣同閱僉謂夷情叵測該員竟未辦有頭

緒。輙敢藉詞卸肩。且未奉

特旨。竟擅先自回京。奏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耆英到營訊明後。卽在軍前正法等因。

奉

上諭耆英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擅自回京。不惟

辜負朕恩。亦何顏以對天下。是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

派員卽將耆英鎖杻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

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欽此。嗣据訊供奏。聞

上謂其擅離差次之罪輕。而諉過卸肩之罪大。乃

傳旨宗人府及刑部尚書宣示

硃諭賜其自盡以全法外之仁自是撫議遂定

方桂相之至津也力持撫議而天津之民自三年大挫粵匪之後勇于赴鬥見夷艘停泊海口輒思糾鹽梟海盜乘間搶擄迫相國至津軍民遮謁道左請率團練助官兵與夷人鬭仗相國撫而遣之英之謀主曰哩嘓吹者實廣東嘉應州人世効漢奸于外洋遂隨其公使額羅金為行營叅贊聞相國至津不俟照會輒持其所定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條自海口至津要相國畫押允行相國辭之數咆哮于欽使廨中以趣撫事之速決正值花俄來津講款之時有津民與夷人口角鬥毆見哩嘓吹在場幫助遂糾衆生

捻謀殺之又謀執而致之相國行營于是欽使及天津總督聞之恐誤撫局亟遣員弁設法解散釋送哩嘓吠回舟一時廷臣封章連上僉謂夷情叵測喜怒不常非大彰撻伐不足以振國威于是通朝自閣臣外六部九卿臺諫之列聯名奏請罷撫語多憤激

上弗之罪也初

上之起者相也召對密幄造膝請陳自稱當此時勢惟有獨任其難

上諈諉者再當密諭其自展謨謀不必坿合桂良稍涉拘泥盍欲以撫爲勦也迨者相抵津仍循故智又見英人不

禮。輙欲藉詞卸肩。

上始憮然失望。是時拊髀擇將。意在僧王。而炮臺未經修好。海防猝難整頓。一切戰守機宜。諸形棘手。適桂相罷兵議撫之奏至。並呈送天津新議五十六款。

上謂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令洋艘起椗回上海。一面派遣欽使馳赴江蘇。商定稅則事宜。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馹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欽此。時四國聞撫事已成。先于五月二十五日。自天津海口起椗去

矣。

秋八月二十六日。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抵江蘇之上海。時何桂清任兩江總督亦至焉。英舟自天津起椗。其公使額羅金者。汎海至東洋。護送日本船隻。法彌俄三國使臣及英之參贊領事人等。皆先後來滬。是月長星竟天。凡十餘日始沒。方津門之議撫也。咨會到粵。粵督請戢兵以俟

命。而粵民不共之仇。見撫事已定。會城不返。決背指髮其憤益深。時英夷在粵之領事。揭天津和議曉諭粵民。被新安鄉勇執其張示之夷人而殺之。英法之踞粵者聞其事

遂起兵攻新安陷焉侍郎羅惇衍見夷禍未艾乃以巡緝土匪爲名請緩撤佛山團練之局由粵督奏聞而該夷之難端復起欽使到滬之次日卽行文照會四國訂期商定稅則事宜旋准照覆內稱兩廣總督黃某暨紳士羅龍蘇三人辦事欠妥于天津定和之後仍行招勇且徧出賞帖調有能送領事巴某之首者賞銀三萬兩甚至開炮傷斃我國兵丁以致不得已攻陷新安請問是何意見等語以上告據原文載入滬商月報中欽使懼撫事中沮復又照會稱粵中因江西南贛等處均有賊踪道塗梗阻以致天津知會未到蓋權詞以答也復准照覆內稱必欲刻期商定稅則先須奏

請撤回黃制使及粵中紳士團練之兵欽使不得已許之
遂于九月初六七等日來至滬城英所遣者三人哩嘓吠
其首也稅則更定之大畧已具天津新議各欵中此但載
明出口進口之貨及洋葯一欵不在此額亦不准十年一
修改約凡十條四國所定大畧相同名曰通商稅則善後
條約額羅金至滬遂于十月　日欽差大臣與該四國使
臣彼此畫押由該使臣賫回守候國書前至天津呈請換
約桂相等据以奏聞奉
旨依議維時英人以約內有增設長江海口一條欲先察
看沿江一帶形勢以定貿易口岸遂于定約後遣水師領

事駛駕火輪船由海入江泝流至湖北之漢口鎮踰月而返又法國傳教人等亦紛紛駛赴各省請設立天主教堂恐賃內地船隻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是年冬月法國教士白蘇來浙浙撫胡興仁鼓吹升炮迎入署中又聞其淹留湖上數月時欽使花尚書等先回京邸桂相留滬半年督辦善後事宜踰年而有換約渝盟之事

九年夏各國人等駛赴天津換約尋桂相滬中原議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現在設防令四國換約之舟改由北塘海口行走各夷唯唯是時四國分幫入都英舟先抵天津俄羅斯繼之突背前約闖入大沽口直隸總督恒福聞之遣

員持約前往趣令改道不省五月二十四日英夷駕舟駛至灘心將截港之鐵鏁用炮炸裂時僧邸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等共十三艘皆豎紅旂挑戰遂將港口鐵鎗拉倒十餘架逼近炮臺開炮轟擊我軍亦放炮相持沉毀其船隻數號餘亦被炮擊損不能行走逃出攔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以步隊接戰經官軍轟斃數百名生擒二名英之兵目李姓受傷即上年隨至天津之哩嘓吠也是役也直隸提督及大沽協副將亦受傷陣亡奉

上諭此次夷人受大創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遂操

全勝之算。著僧格林沁先在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所有在事文武員弁。另行查明保奏。陣亡之提督副將等。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欽此。維時夷人震懾天威。稍稍斂戢。適彌利堅之冊後至。恪遵滬約。改道行走。呈遞國書。由天津總督具奏。

上亦優荅之。于時僑寓浙東。欣聞其事。次其大畧如右。不數月有自甯波傳來香港月報內。稱英兵敗歸。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入寇京師等語。以爲該夷挫衂不甘。虛聲洞愒。浮言之起。未必無因。乃未及一年。而輦轂之變起矣。

大沽兩次之役。先負後勝。議者以爲先事之備。得算較多。此以成敗論者也。予閱僧邸奏案直隸總督譚廷襄。內稱查取國瑞等供詞、是日前路炮臺失利。該督乘轎向西奔走。實屬恇怯無能等語。雖國瑞係後路守臺之員。藉詞諉卸。所供亦未足深信。然當日前路炮臺。實陣亡游擊以下十餘人。尤非不戰而潰之比。況據西人月報。極稱大沽武弁之忠勇。至有距躍向前。奮勇不顧。夷人方欲生致之者。覘若使統御得人。未必不收其效。是制使恇怯無能。首先潰逃。咎无可諉。而其失機疏潤。尤在于不守大沽口外之沙。致使夷舟來往自便。一旦闌

入如駕輕車而就熟路是則門戶一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況既敗之後花俄講欵欽使抵津一切毫無把握而塞港之舟筏不整未占之炮台無備戎船來往又復如常此豈堪再戰乎是亦蹈牛制使白門之覆轍而已

耆相之起一時中外疑之謂其以昔年議撫得罪之臣一朝擢用遂疑撫事之成事由中制予詳繹邸抄綜覈前後實私心臆度之見也自大沽失利之後勦撫聚訟棨室異詞

上見事處萬難特命桂相等前赴天津相機籌辦未嘗一

意主撫也。迨耆相召對有獨任其難之語。
聖心實深嘉悅。意其洞悉夷情。或別有且欵且戰之策。故
令其不必附合桂良。稍涉拘泥。核之後來
硃諭。所謂自展謨謀。作爲第二步辦法者。具見
廟算用心之苦。迨其到津。因英人不禮。奏請召回。
上又慮掣該相之肘。亟發
廷寄。令其仍留天津。自酌辦法。具見用人使過。不惜實其
銜轡之施。而豈意其亟欲卸肩。別无機宜之陳奏。闕其
供揖。仍屬羈縻之常談。于是
上始洞鑒其前後居心。如出一轍。因數其積愆而寘之法。

天下後世亦孰不詈其罪之魁而惜其死之晚也予聞上年粵省陷後英人踞制署搜檢歷年夷務卷宗悉付繙譯官以英文譯出因得于檔案內見其在粵章奏大半支吾掩飾口是心非故一聞該相復起頗生疑忌而該相亦自此不能一日安于天津是其賈禍之由殆亦天奪之魄又核以王大臣等所訊供詞据稱英人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縱在津于事無濟是以桂良花沙納等奏請召回實爲通籌夷務全局起見等語于是宗室肅順乘機下石謂其甫抵天津一被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稟回遂單銜奏請正法是則英夷一怒

實足以速該相之死雖禍幾猝發非其患得患失之意料所及而暮氣之乘進退失據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坿録西人月報咸豐八年

三月初六七等日外國船隻陸續已抵天津海口中國有小官一陳姓一張姓前來問訊答云已遣人前去投文矣十一日四國差官到大沽港以書達于直隸總督譚廷襄轉寄滿相裕誠次日中國即有侍郎宗倫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前來花俄二國與之相會据云各國之書已由錢藩司寄上京城十七日譚總制前來英法官聞其無全權不能便宜行事因此不肯見面惟與花俄

二國往來。

花旂有繙譯官丁姓。與領事同至天津。又有耶穌教士曹姓同行。今曹姓回甯。據云二月廿五日至滬。三月初五日自滬起行。初九日至天津海口。後數日同英法俄三國。及本國領事赴大沽口內投文。即有中國武弁多員至杉板船上接去。十七日又進泊大沽港內。見有炮臺三座。名曰中南舊上。豎旂幟殆徧。其下有城。色黃而光。疑而用千里鏡窺之。方知以蘆席作筒。實土其中。疊以為城也。聞有守兵千名。炮六百尊。內有紫銅巨炮十二尊。防堵極嚴。間日有小舟揚帆而下。特至我舟中有

游擊陳守備張俱帶藍翎此後亦屢有華官來往我舟所乏即便送來奉以洋銀分文不受又有藩司錢大人來相迎接于是餽送甚多我舟頗不乏用我舟柁工不習水性舟擱于沙即向華官借船一隻分運煤炭以輕之不料英法意見不投遂有四月初八日之事未戰以前十餘日二國講和之小火輪船亦已過沙駛入港內時與中國官來往至戰時回避不及因水淺不能運動以致開炮之時介在其中頗履危險之地又未戰以前官兵截住大沽港口初九日方得駛出港外以後未得其詳

前甯波有英國小火輪船開往天津今于四月初九日自津起程十五日回甯據云本月初八日英法二國在天津大沽口内地方攻打炮臺前幾日有英法小火輪船五隻已過沙駛入港内後又有小火輪六隻帶領杉板小船數隻一同駛入杉板内載英兵法兵共千名其大火輪船皆泊口外大沽口内有炮臺九座設巨炮二百九十門臺上及兵營内約有萬人守之英法兵船駛近岸時皆當炮口前惜中國人開炮未能中的彈丸皆自頭上過時火輪小船開炮相禦杉板則駛近岸旁兵弁放鎗以戰約一時有半英人從此岸而登法人從彼

岸而登中國兵潰英法兵亦有死傷者惟法人過官兵藏葯之處猝不及覺被炮擊死傷者較多又見中國武弁內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旂自刎大衆遂潰

天津後來新聞于四月二十四日來滬內云四國領事俱在天津公館因中國欽差訂定是日中外會議自四月初八日以後英未攻打自大沽至天津來往无阻偶遇淺水亦可雇華舟牽行食用亦可采辦岸上炮臺亦无准備大沽塞港之船隻亦未見整理大約撫事可成

今花旂繙譯官丁先生已回甯波伊隨領事至津自投文以至講和均所目擊据云四月初八日之事予見中

國兵械雖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英法始而用武今
又修好四月二十日中國欽差制使行文邀花俄二國
領事至天津郡中館于鹽商韓宅房屋寬敞供應周備
二十六日會晤全權欽差桂花二大人商定和約二十
九日前任兩廣總督耆公亦奉
命來津是日賫有
國書定接受儀制五月初一日花旂領事捧回寓中卽時
繙譯花文見書中滿漢文並行初八日花旗領事回拜
耆公于風神廟初三日耆公回京
又昨接上海寄來香港報云四月初八日之役英兵死

者五名傷者十七名法兵死傷者八十八名中國炮臺上所放之炮或以錢作彈又推木簰順流而下以作火攻之具一半爲沙所阻一半被英人撥開故未罹其害惟此地官兵武弁膽略甚壯其堅守炮臺之人三次爲英人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臺時單身從炮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兵不忍相害令生擒此人惜前隊兵丁未聞遽以鎗斃之然此等武弁忠勇異常我外國人亦心慕焉

昨日丁先生來館云接天津最後新聞五月初八日和約已成忽聞

皇上大怒耆英謂大局未定不候旨意擅自回京著僧王派員鎖拏解京治罪不知如何辦理耆公先自回京之由因前任兩廣總督任內曾奏告

皇上謂外國人祗可計誘是以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中多藐視外國人之語此次耆公來津英法繙譯官將此等奏章當場獻出耆英自覺相對無顏是以迅速回京不料因此賈禍所定和約花俄二國先行畫押十七日英法畫押候至二十五日奏聞

皇上閱後各國兵船便可分駛出口矣

此次所定天津新議英國凡五十六條各國亦有條目

己奉准行。但稅則一欵。閲
皇上定要遣欽差同四國使臣至滬商定。方能換約。現已
派定桂良等四人。于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云云。惟英之公使埃爾謹卽額羅金之轉語出京。先須由海
道前赴東洋日本國送船。以昔年與日本定約。曾許其
照英人火輪船式製送也。埃公使送船事竣。仍回上海。
料彼時欽差到滬。當亦不遠。
俄羅斯人有在京師者。俄之領事向華官言。欲邀其至
天津一見。于是寄居京師之俄人。于四月間來至津邸。
因得備聞都中一切近事。

中西紀事卷之十五

江上蹇叟

庚申換約之役

咸豐十年庚申夏六月。英吉利法蘭西遣兵由海道入寇天津。修上年換約之怨也。方上年夷人之敗于天津也。泛洋回粵東。招募潮勇數千人。將以陸路馬隊與北方車騎競長。是月英法二國以火輪兵船再泊天津海口。時上方命僧王嚴防大沽口。凡南北岸炮臺皆設重兵守之。其港口之北曰北塘者。大沽之後路也。上年以換約令其改道不從。釁端遂起。海口報至。王度其仍由大沽取道抑

或徑由北塘襲我後路攻其不備乃以重兵守大沽之南岸而預伏地雷火炮于北路塘岸間將俟其入而殲焉有漢奸偵得之以告遂爲夷人所發十五日英法兩夷駕小火輪杉板等船探水而入二十日舟過大沽口外之沙洪膠淺不得進懼我軍之乘其間也乃張白旗請欵王亦令官兵勿挑戰專爲致人之計以待之二十六日夷舟得水轉動闖入大沽口內旋分兵自北塘後路襲我是時副都統德興阿督兵防守新河夷兵自北塘進官兵拒戰不利全營陷焉于是夷人進占新河二十八日進占唐兒沽時王督師守大沽之南炮臺直隸提督樂善督師守大沽之

北炮臺

上聞津事日棘爰命大學士瑞麟調帶京兵一萬前赴通州相爲掎角

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後路襲我大沽之北岸炮臺提督樂善拒戰不克中炮死時僧邸堅守南炮臺未動尋奉

旨飭令退守通州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尚書肅順等奏

請罷兵議撫並請

召回僧邸以戢夷兵

詔書一日數至王不得已退師次于距通州五里之張家灣天津不守夷兵長驅而入初七日陷焉

初
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恒祺入津議撫夷人以其
官卑不足當全權之任弗見也尋奉
旨改命大學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相抵津行文照會
該夷商定和約英之全權公使曰額羅金其參贊之官曰
巴夏里以書照覆請增軍費准在天津通商並請各國公
使酌帶散夷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里主之也桂相据
以奏聞
上大怒嚴肯拒絕一面仍飭僧邸瑞相堅守通州以防內
犯于是京師戒嚴

二十一二等日英法聞和議不就遂自津門派兵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廷臣復有以撫事請者而一二左右近侍輙張大夷威以聳
聖聽遂有
駕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先是津門告陷京師五城分派
禁兵更番守衛時廷臣以
上常年駐蹕海淀非所以備不虞因奏請卽日
移幸大內不報迨聞洋氛內犯左右力贊遷避之計請備
乘輿法駕明示百官二十四日奉
硃筆諭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值日各堂官人

朝待命遂有坐鎮京兆之
旨又云將以巡幸之備作爲親征之舉于是都下兇懼譌言四起百官庶民各謀遷徙而車馬悉以備
巡行一時之送其帑者從行犇命于是六部九卿臺諫侍從之列聯銜奏遞封章請
上速定還宮大計不報先是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偵夷兵將薄通州即日由
中旨傳令該副都統會同貝子綿勳共調帶八旗禁兵萬人前赴通州助剿未行聞
上將遷蹕亦上疏力諫謂不可爲一二奸佞所誤致失天

下臣民之望
上意稍解二十八日奉
硃諭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嘖有煩言
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
人心皇惑互相播揚朕為天下人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
乘時觀省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乘
輿所涖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軍
裝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即行分別發還
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尋又奉
特頒硃諭速發內帑銀二十萬兩賞給巡防弁兵都下人

心爲之一定

八月初一日夷兵自河西務徑薄張家灣遂逼通州時

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欵桂相及軍機大臣穆蔭

皆在焉英酋額羅金既得照會乃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

散夷數十人入城議和初二日怡王等與巴夏里相見曲

意開導巴請仍循天津原議并須邀法國使臣同來會商

初三日怡鄭宴英法使臣于通州之東嶽廟穆蔭恒祺傳

賓主之命于樽俎間法使唯唯無異詞酒數巡巴夏里攘

袂而起曰今日之約須面見

大皇帝以昭誠信然我國自見天主外無跪禮王其許我

乎王默然巴又曰遠方慕義欲觀光上國久矣且眞主之禮不可死以爾觀瞻請以軍容入穆蔭問人數幾何答曰每國須二千人其餘大隊悉留通州穆以告王王見其語不遜姑答以此事須請

旨定奪未敢專許也巴艴然久之語恒祺曰我倦矣速取臥具來恒不得已爲之設榻後有所語巴輒佯睡不聞穆蔭請王暫退留恒祺伴焉黎明有馳告王者曰夷人有異志難將作矣蓋是夕已有奸細闌入城中到處窺伺王亟遣恒祺偵覘額羅金則夷甲將襲我王知事已決裂密知會僧邸設法捡巴夏里解送京師以法使尙爲恭順仍理

遣之。然兵端自此起矣。

初副都統勝保奉督師之

旨。與貝子綿勳調集京兵。以俟後命（前旨係內傳故其奏內言未奉　諭旨明文無從時布置）

聖意猶欲觀望和議之成否以取進止。適通州奏至。始奉

廷寄密諭勝保等。謂据怡親王載垣奏稱逆夷猖獗。堅欲

攜帶大隊赴通。朕意與之決戰。該副都統即日簡練精兵。

帶赴通州以西駐扎等因。都統得

旨。乃以初三日出師。駐朝陽門外（即齊化門）七里之燕雲寺。越

日次定福庄。值英法兵已入通州。僧瑞二軍拒戰失利。夷

人長駈而北我軍馬步隊沿途潰散時勝保督師禦于八
里橋之南首初七日夷兵自郭家畈一帶分其軍爲三僧
邸迎其西瑞相遮其東皆敗焉都統自南路迎剿亟麾鳥
鎗排擊不克右頸見夷人鎗炮橫空飛墮中勝保之左頰
右脛而顛衆軍曳而起不能軍左次定福庄夷兵追及之
禁兵皆棄甲走都統亦退入城中夷兵遂踞定福庄時僧
瑞二軍退守齊化門
上在圓明園聞寇薄都城各營皆潰深知禁兵之不足恃
于是王大臣等請堅守京師
移幸大內不許遂定北狩之計

初八日寅卯間

乘輿啟蹕六宮及諸王從焉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尚書

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皆奉

傳旨扈蹕時夷人偵知

翠華在外徑率番兵潮勇繞城三匝禁城內外隔絕凡半

日不知

上之所之京師大震有間始奉到

巡幸灤陽之旨人心稍定尋奉

硃諭著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瑚二軍駐師海淀越日

又奉

須給全權大臣官銜從夷志也于是撫議復起

初九日奉

行在旨步軍統領著文祥署理代鄭王也是時團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尚書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僉集中州會館議團練城守事宜自初八日各門晝閉米蔬概不許入城百物翔踊城中之遷徙者皆以重賄賂司門先後出王大臣等懼激内變議暫開西直門通往來過午卽扃之初十日丑陽門半開有頃亦扃之是時恭王桂相皆駐城外城中無主英人聲言攻城又索巴夏里甚急恒祺請釋之以平夷怒值都統勝保請假在都亟致書當事以爲

不可侍郎黃宗漢奏請殺之諸王大臣等皆不能決也

十一日副都統勝保自都中由八百里驛奏

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于是勤王之詔始下是日由軍機

寄奉

上諭据勝保奏稱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鎗炮近无可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旂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懲創請飭下袁甲三等于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卽日起程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炮臺占踞天津

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失利。都城情形萬分危急。現在外省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挑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于新募豫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數千名。即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傳諭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妥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是時夷人以恭王新奉全權之命。投紙

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里否則十五日攻城王初次照復令其退至天津再行議和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俟換約後即將巴夏里送還又不答然夷人終以巴夏里之故攻城稍緩遂移兵繞過德勝門謀窺伺海淀矣

十五日奉

行在上諭留京王大臣著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吏部尚書全慶義道全慶著在紫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欽此是時

上駐蹕密雲之羅山奉

旨著軍機章京會協均等六人同赴

行在。

二十日夷人聲言攻海淀僧邸自朝陽門移師北守。恭王桂相皆在園中。時有京師商人備牛羊千頭赴夷軍犒師。且請和議。英酋答曰。此國中大事。非爾商人所得聞也。必欲以和議請者。須恭王自來。于是恆祺再請釋巴夏里。王不決。越二日夷兵自朝陽門移師過德勝門。北攻海淀。禁兵不戰而潰。僧瑞二軍亦潰焉。二十四日夷人僭居御園。恭王避居廣甯門外之長新店。瑞相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焉。爰釋巴夏里。命恆祺送歸。約以次日議和。巴既出。夷人益無顧忌。時海淀民房先後被焚。火光燭天。巴怒未

已請毀
御園宮殿夷兵潮勇縱掠園中回師駐安定門外
海淀之被焚也京師震動駐守內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顧
愕眙時大學士周祖培駐外城夷人投給照會要恭王前
至署中面定和約且請速開安定門於脅以三日之限周
得其書繼告豫王王不能答二十八日夷人照會期以次
日攻安定門一時內外隔絕二王不相聞問軍民重足于
是周相偶言于廷曰和議已成彼攻我拒均之失信也不
如開門納之乃給照復請以次日釋甲入城夷人許諾
二十九日夷大開安定門議館夷酋于國子監中供帳筵宴

具焉日午英酋巴夏里帶夷兵一百數十人入城不就館不赴宴徑向步軍統領索取安定門鑰杜專備夷兵出入舁兼馬登城設大炮于城樓上附郭民房皆被焚毀遂將全營移駐安定門外一時夷人漢奸塡塞街巷防兵潰散鳥駭獸犇于是外間譌傳禁城已破其知者曰此正所謂開門揖盜也法夷後入隊伍較整其酋皆住國子監中亦有散處天主堂者于是和議始定

九月

上駐蹕灤陽留京之王大臣等合詞奏請

飭恭王入城速定撫議王既奉

欽差全權大臣之命夷酋照會趣之入城城中自豫王以下復屢請之初三日恭王移駐廣甯門外之天甯寺進退猶豫適自

行在密寄硃諭謂此時斷難入城撫令且擇地駐紮蓋慮夷情中變將執之以爲質也英人旣入巴夏里首定英約除八年五十六款照行外續增九條法人之約除八年四十二條照行外續增十條大意在加索賠欵多占馬頭及天津通商京師寄住之等王不能難許其奏請

聖裁俟奉到

批回卽行訂期換約夷人唯唯聽從未幾而搆怨之師復

起。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並其散夷數十人悉解送

京師經刑部訊供監禁大宛兩縣獄至是以議和釋之歸

有監斃在獄者十餘人英酋憤甚將渝盟興師王大臣等

亟遣人詶之不可初四日夷兵再擾海淀又焚景山昆明

湖一帶火三晝夜不絕京師內外大恐恭王時已移駐城

外法源寺夷人復聲言稱兵擾　紫禁城城門洞開夷兵

內呼外應勢且岌岌恭王再以和議請法使噶囉居間排

解凡三返乃索死者撫卹之欵五十萬相約罷兵王遣恒

祺往請換約之期該夷照復須俟卹欵交淸然後蒞盟爰

括京師內外庫以初九日照數給訖乃議宴夷酋于禮部
交換和約初十日巴夏里來訂次日換約之期隨帶散夷
百餘人身藏兵械入城周視日晡仍自安定門出一時內
外居民觀如堵而夷人方耀兵于輦轂之下弗之禁也
十一日與英夷交換和約恭王率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尚
書趙光陳孚恩侍郎潘曾瑩宋晉等各帶護衛入城其各
營禁兵皆止正陽門外宴夷酋于禮部大堂設供宴上方
左右各三席東西兩楹各十席日午英酋額羅金巴夏里
等入自安定門盛陳兵衛鼓吹前導襍以夷樂其酋皆乘
八人輿餘四人王大臣等迎于門外分東西階入席酋等

見王用免冠禮王拱手答之又有女夷三人不行賓主禮
徑乘輿入坐或曰夷酋之妻巴夏里之婦預焉莫能詳也
恭邸與英酋額羅金分左右坐通事傳賓主之命于樽俎
間禮成換約而去
十二日王大臣等與法人換約法使噶囉隨帶通事散夷
入城皆乘四人輿導以鼓吹亦有女夷數人兼設女樂如
打花鼓式用夷禮也宴于禮部大堂禮成換約如英酋相
見之儀和議既成英法使臣請將前後條約頒行各省大
吏按照辦理王據以奏聞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一二等日

業經恭親王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英法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欵均著逐欵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欽此

十七日與俄羅斯換約俄之使臣伊格那替業幅與王大臣等相見所定和約議此後通商不論恰克圖及現准英法二國通商之各海口悉聽該國水陸自便其通商條欵稅則事宜大畧與英法同惟續增條約則意在申定兩國邊界凡黑龍江及西疆交界之處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

以防與日爭端恭王皆許之其相見及換約儀注皆如英
法二國之儀
十月在京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
上回鑾奉
上諭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京俟明春再降諭
旨欽此是時晉撫奏請西遷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又上
疏請于陝代之間暫設
行在俟夷兵全行退出大沽口外然後奉迎
返蹕皆不報
是役邸抄多不具大沽炮臺之破津門之陷皆無一語

及之僧郎拔去三眼花翎旋奉
賞還亦不詳其用兵之利鈍其七月二十四二十八日之
硃諭皆得自都中所寄予以九月杪至祁門督師幕府正
值籌辦北援及南軍退守一切情形僅于
廷寄及勝帥咨會中得悉北事之大畧其後由湖北嚴方
伯樹森寄來天津總糧臺一信又得都中寄督師信函
續又傳抄勝帥致周仲建書及其將赴通州請
乘輿還宮疏並六部九卿等諫
幸木蘭疏督師屬爲輯之爲一帙乃得旁攷前後次其涯
畧以上云云無一字得之稗野者惟當此乾坤震撼滄

海橫流。凡在斷鞅擊檻之儔。瀝血叩心。憂危入
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據實書之。不敢誣亦不敢諱也。
京兵禁旅。其爲綠營者不過十之一。餘皆八旂蒙古也。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優游輦轂之下。皆藉所得月餉以餬
其口。贍其一家。少者壯。壯者老。不復知有金革之事。固
已恬然自忘其爲兵矣。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蹶
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衆。非但
不可以
龍興例。卽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于行陣稍有閱歷者。亦
相去遠甚。郎使

乘輿決計還宮。曾無轉念。亦恐難免以賊虜貽
君父憂也。戳之不克。遂爲言和者口實。而豈知今日之誤。
正誤于二十年前撫事之濫觴耶。白門之約。予取予求。
不汝瑕疵。遂爲夷人得步進步之漸。迨至粵東辦理五
口通商。則裕制府誤琦相所謂事逆夷如頑父。惟恐不
當其意者。入城之約。許以二年。粵中之禍。遂始于此。粵
事決裂而後。天津畿輔。鼓其狂瀾。煽其逆燄。以致禁城
喋血。
君父蒙塵。君子觀于夷事之究竟。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夫
己氏也。雖然八年之役

上拊髀擇將而寄之僧邸一年之間成效見焉今雖失利
安知異日之不轉敗為勝邪乃事勢未劇方堅守南路
炮臺而奏請班師力贊
遷蹕之浮議起追念
龍飛之初驅逐洋艘罷斥議撫諸臣海內乂安者七八年
一旦因時事日艱內外諸臣未能堅其匪席之旨而欲
狃于處堂之安于是一誤于耆英再誤于端華肅順而
卒莫能善其後也嗚呼可勝慨哉

附錄九卿科道諫

幸木蘭疏

奏爲迫切瀝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四日

命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各堂官閱看

硃筆有暫幸木蘭之說臣等傳聞之下實深皇駭竊惟京

邸爲根本重地

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

皇上一旦爲巡幸之舉則人心搖動京師必不能守且八

旂緑營官兵其父母妻子室廬墳墓皆在京城能保其

无離散之心乎萬一

六龍雲駕而兵心瓦解此時欲進不能欲歸不得

皇上將何以處此現在夷人犯順要求百端其實夷兵不過二萬餘人耳其斷不能撥吾疆土也明甚若使乘輿一動則大勢渙散夷人藉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中國若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張邦昌則二百餘年

祖宗經營締造之天下一旦拱手授之他人

先帝付託之謂何

皇上何以對

列聖在天之靈乎且以一府一縣之守令聞警出城地方立見潰散況

萬乘之尊都城之重而可輕于舍去乎臣聞嘉慶十八年
林清之役
仁宗睿皇帝方幸木蘭聞警即日反蹕當日且聞警而還
宮此時豈聞警而出幸乎況現在逆夷之勢不及當日
各路教匪之猖獗奈何輕棄根本自貽隕越耶臣等謹
按北宋牟駝岡之役白時忠李邦彥等請幸襄鄧以避
敵鋒李綱力主守城之說遂以却敵前明土木之變徐
埕主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遂
立十八圖營而京師安定此不遷而存者也金哀宗棄
河北而金亾元順帝棄和林而元亾此播遷而亾者也

前史具在還與不還其效可睹今月之事萬不至如前

史之甚獨奈何出此下策自取阽危哉爲此策者必曰

聖駕時巡仍派重臣監國俟掃盪廓淸奉迎反蹕殊不知

皇上一出都城無主伏莽生心蕭墻變起種種危亡翹足

可待又安往有掃盪廓淸之日況木蘭一隅又何足恃

我能往寇亦能往設逆夷以勁旅相追則以有所憑藉

之京城轉以爲未能抵禦豈中途人心潰散而能資其

得力此不待計而決者也昨奉

宣示諸臣京城內外傳說紛紛閭井驚皇人無固志恐滋

內變不可不防仰懇

皇上暫行還宮激厲將士嚴籌守備以固衆志而釋羣疑

並求

宸衷內斷不爲浮言所惑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受恩深重未敢緘默激切冒陳

自忘狂戇敢乞

皇上聖鑒不勝悚皇屏營之至謹奏